

性天風月通玄記



性通玄記

古本戲曲叢刊五集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
研究所古本戲曲叢刊
編輯委員會編輯 上海
古籍出版社出版

古本戲曲

叢刊五集

古本戲曲叢刊五集前言

《古本戲曲叢刊》至一九六四年出版了初、二、三、四、九集以後，由於歷史的原因，編印工作停頓十餘年之久。一九八二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把繼續編輯《古本戲曲叢刊》的工作列入規劃，並組成編輯委員會承擔這項任務。在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的關懷和支持下，經過兩年多的工作，《古本戲曲叢刊》五集終於和讀者見面了。

五集共收傳奇八十五種，附二種，主要是清代順治、康熙、雍正三朝的作品。由於新資料的發現，補收了明代傳奇八種，明清之際「蘇州派」作家的作品八種。所補明代傳奇如《性天風月通玄記》、《斷髮記》、《凌雲記》、《葛衣記》等，都是珍貴的傳本。還有的作品從不見各家曲目著錄，如《芙蓉記》即是。「蘇州派」作

家李玉、朱佐朝、朱確三人的作品，在《古本戲曲叢刊》三集中共收三十餘種，但並非全豹，五集所收八種可補三集之闕。原計劃在五集中能基本收齊順、康、雍三朝傳奇，但由於作品數量多，篇幅長，不能全部容納，有一部分準備放到六集中去。儘管如此，五集所收罕見的作品還是很多的，如劉鍵邦《合劍記》，程鑣《蟾宮操》，孔傳鋐《軟羊脂》，《軟郵筒》，《軟錦鎗》，李應桂《梅花詩》，《小河洲》，蔡應龍《全琵琶重光記》，孫埏《錫六環》，曹寅《續琵琶》，東山痴野《才貌緣》等等即是。

我們在編輯工作中，選擇版本的一個原則是，儘量采用時代早而又比較完備的本子，以使《古本戲曲叢刊》不但具有研究價值，並且具有一定文獻價值。如洪昇的《長生殿》采用稗畦草堂原刊本，孔尚任《桃花扇》采用康熙刊本，蘭茂《性天風月通玄記》采

用乾隆鈔本，丁耀亢《化人遊》、《赤松遊》、《表忠記》采用順治原刊本，李漁閱定的《萬全記》、《十醋記》等八種傳奇採用康熙《傳奇八種》本，孫挺《錫六環》採用孫氏家鈔本等等，都經過了慎重的選擇。舊鈔本《四大慶》今存二本，闕一本，以梅氏綴玉軒鈔本四本附於後；舊鈔本《九蓮燈》存上卷，以道光鈔本《九蓮燈》四折附於後。這對於研究作品的演變，或會有所補益。

五集所收底本，時有殘闕，各家收藏情況不一。為保持版本原貌，又為閱讀方便，我們對同一版本的闕葉，徑予配補，不再另作說明；對非原本所有或沒有足夠證據可確認為同一版本所有的鈔配葉等，補入時則註明來源；原書闕葉無法配齊或暫時未見者，出自白葉並註明「原闕」。底本中原有的題跋批點等，除零星的無甚價值的予以刪除外，多予保留。原書扉葉、牌記、題籤

等，也應讀者之需，儘量采用。

雖然我們作了一些努力，由於清代戲曲作品散存於各地圖書館，流至海外者也為數不少，很難一一湊齊和進行比較研究，編輯工作中自然難免會有不少疏漏之處，希望海内外專家、讀者多提寶貴意見。

五集由吳曉鈴同志擔任主編，參加編輯工作的還有鄧紹基、劉世德、呂薇芬、么書儀同志。已經去世的汪蔚林同志曾參加籌備工作；河南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王永寬同志一度參加編輯工作；中華書局周妙中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前為編輯《古本戲曲叢刊》四出訪書，提供了寶貴的線索；謹在此向他們表示感謝。在工作中，我們還曾得到各有關圖書館的大力協作與熱情幫助。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同志為五集的出版付出了艱巨的勞動，也

在此一併致以衷心的感謝。

古本戲曲叢刊編輯委員會

一九八五年二月

古本戲曲叢刊五集序

從《古本戲曲叢刊》初集在一九五四年二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代印問世以來，到今年已經是三十易寒暑了。從《古本戲曲叢刊》九集在一九六四年一月由中華書局出版以來，到今年也有二十年之久了。其間，就世態論，五洲震盪，四海翻騰；就個人說，等閑逝水十年，竟屆夕陽寸陰。現在新編五集行將殺青，不禁感慨無垠，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

應該，也有必要說一說。

首先不能不提到鄭西諦（振鐸）先生（一八九八——一九五八），是他親自發願和親自主持編纂這個叢刊的。最使人為之太息的是他只編到四集，沒有能够看到這個叢刊繼續編纂下去，以竟全功。他為四集所寫的序言作於一九五八年十月十六日下午四

時，次日便率領我國文化代表團去到阿富汗王國和阿拉伯聯合共和國訪問，所乘飛機于十八日在蘇聯的楚瓦什自治共和國的卡納什地區失事。爲了加強各國人民彼此之間的瞭解和友誼，促進和鞏固世界持久和平這一崇高目的，獻出了寶貴生命。他的那篇序言竟成爲他畢生從事祖國文化事業的絕筆。

須知，遠在三十年代初期，西諦先生便有志於彙集海內外傳世的我國古典戲曲的善本珍槧編印流通，俾研治曲學之士無勞歲月窮蒐，即得左右逢源之樂，復念古籍舊鏽日益罕覩，使之化千百身行於世，庶幾先民文心得以保存而普傳，老謀深慮，意至善也。可惜他的這種卓識和遠見，在那時的社會條件下，是沒有辦法，也是不可能實現和完成的。儘管他心力交瘁地在一九三〇年三月自費景印了《西諦景印元明本散曲》的明萬曆初元蔣氏三徑草

堂刊本、蔣孝編輯的《新編南九宮詞》，僅僅出了一種，往下便難乎其爲繼了。他又於一九三一年一月和一九三四年五月先後舉貸景印了《清人雜劇初集》和《清人雜劇二集》，彙集了二十二個作家的八十種劇本，足以媲美、並且賡續明代的吳興臧氏（懋循）雕蟲館於萬曆四十四年丙辰（一六一六）交博古堂書坊綉梓的《元曲選》十集、二十卷、一百種；古杭沈氏（泰）福次居於崇禎二年己巳（一六二九）刊行的《盛明雜劇》三十卷、三十種和在崇禎十四年辛巳（一六四一）續編的《盛明雜劇二集》三十卷、三十種，以及清代的無錫鄒氏（式金）夕佳樓在順治十八年辛丑（一六六一）至康熙元年壬寅（一六六二）間雕成的《雜劇三集》又名《雜劇新編》三十四卷、三十四種，使得元、明、清三代的雜劇作品之傳世者斐然俱備、燦然成帙。不幸由於他未能償付積欠、印廠斬書不與，致爲

蠹鼠傷耗，不惟流傳極渺，而且他擬目待編的《清人雜劇三集》四十種和計劃續成的四集、五集共二百種，也成了水中之月、鏡中之花。一直到抗戰軍興，春申易色，他蟄居寺隅，困學廟弄^(二)，猶然掇拾市坊棄餘羅紋紙邊，勉力印成巾箱本《長樂鄭氏彙印傳奇》第一集、六種，凡一百部。自序宣稱：「繼之或將有二集、三集，以至十集、廿集之印行。」在他隱喻「天時不正，河山如墨，泥濘載道，跬步不得」的苦難時期，蹠而不仆，以繼先民之絕業爲志，何其壯哉！但是，正如他多次掙扎的運命相同，復以失意告終。一直到他企盼已久的「東方已白」的人民世紀，才真正具備了圓成他數十年來寤寐求之的宏願的精神支持和物質援助。

約在一九五二年的盛夏，當時我任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研

究員、兼學術秘書職，案牘勞神，疲敝不堪；曾於公餘以校勘《六十種曲》爲調劑。這事被西諦先生知道了，他把我叫去，告誡我說：「依我看，你根據海內公私所藏毛氏汲古閣原刊初印的《六十種曲》，將開明書店於三十年代的擺印本勘繆補闕，校成一個可讀的本子，就是一大功德，可告無愧。還是幫着我搞個足以傳世的大部頭兒東西吧！」於是，他把編印《古本戲曲叢刊》的設想講給我聽，這就是他在一九五四年二月十一日爲《古本戲曲叢刊》初集寫的序言裏說的：「我們研究中國戲曲史的人老想把古劇蒐集起來，大規模的影印出來，作爲研究的資料，却始終不曾有機會能够實現這個心願。今日欲得一部明刊本傳奇，正像乾嘉時代欲得一部宋刊善本那樣的不易。只有從事蒐集資料的人，只有研究戲曲史的人，方纔知道蒐集資料是如何的困難。那

工作是艱苦的，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是要一點一滴的累積起來的。古劇收藏家的辛勤，誠如『如魚飲水，冷暖自知』。幸而集腋成裘，更幸而歷劫僅存，怎能不急急的要想使之化身千百，俾古劇能爲今人所用呢！商之同志，皆贊其成。在這次談話之後不久，他便把編集的方案、刊行的辦法和初集的目錄稿寄給我，並且興致勃勃地在信裏寫着：「這將是古往今來的一部最大的我國傳統戲曲作品的結集！」他把他的遠景設想也在初集的序言裏透露出來：「初集收《西廂記》及元、明二代戲文、傳奇一百種，二集收明代傳奇一百種，三集收明、清之際傳奇一百種，此皆擬目已定。四、五集以下，則收清人傳奇。或更將繼之以六、七、八集，收元、明、清三代雜劇，並及曲選、曲譜、曲目、曲話等有關著作。若有餘力，當更蒐集若干重要的地方古劇，編成一、

二集印出。期之三、四年，當可有一千種以上的古代戲曲供給我們作為研究之資；或更可作為推陳出新的一助。此願甚弘，但我們是有信心能够完成這個工作的！」在寫這封短信之後不久，他就組織成了編輯委員會，委員共計五人（依漢語拼音字母為序）：

杜穎陶（玗）、傅惜華（寶泉）、吳曉鈴、趙斐雲（萬里）和鄭西諦（振鐸）。實際上，西諦先生擔負起了全部的編集之責，委員們不過是獻藏書、備諮詢和提些一管之見供他參酌而已。我，「有事弟子服其勞」，盡些奔走之勞。就是這樣：在一九五三年八月付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六百二十部，於一九五四年二月出版了初集。在一九五四年九月仍付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五百四十部，於一九五五年七月出版了二集。在一九五五年十月交由北京文學古籍刊行社（即：人民文學出版社），由上海商務印書館代印四百五

十部，於一九五七年二月出版了三集。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出版了四集，時爲西諦先生殉職異域之後二月，先生未及見也。

初集收元代雜劇二種、四部〔三〕，明代雜劇三種〔三〕；宋、元戲文及明代傳奇九十四種，總計一百零一種（部）〔四〕。二集收有明一代的傳奇一百種，其中以最稱繁花似錦的萬曆年間的名作爲主。三集收明代和明、清之交的傳奇一百種，其特色是就力所能及地把「蘇州派」作家的劇作集中到了一起。四集以元代爲主，兼及明初的雜劇三百七十六種〔五〕，總數爲通行於世三百六十六年的《元曲選》的三倍半強，幾乎見存今日的元、明刻本和鈔校本全部網羅在內〔六〕。綜計已出的這四個集子共收古本戲曲六百七十七種（部），即：宋、元戲文和明、清傳奇二百九十四種；元、明雜劇三百八十三種（部）。從這個初步完成的工作看來，全書出齊之